左海文集

左海文集卷六

福州陳壽祺恭甫

春秋上律表序

推春秋辰朔自漢書律厤志所載殷厤始洎劉歆造三統厤說左氏春秋詳矣而杜預攷之甚力然預之長厤證經傳失閏考日辰晦朔亦未能盡甄發也春秋時厤術疏濶東漢後又不用太歲超辰之法故祖述者往往抵牾以余所疑數事如魯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厤過也火猶西流是爲八月建酉而三統厤謂史以建申流火之月爲

建亥何也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攷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則太歲在子逆溯
襄二十一年歲在鶉火則太歲在巳三統厤用之是
年歲在乙巳何休註公羊傳是年乃云時歲在乙卯或
說乙卯當為乙巳徐彦疏寫作巳卯案續漢志黄帝厤
至漢四分厤起元各不同疏謂何氏自有長厤是也杜
氏以襄二十一年為己酉古字卯丣相似疑何注巳卯
亦己酉之譌此又與傳違異者也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
有甲寅乙未何氏謂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是年有
閏十二月則二十七年不得置閏左氏所謂再失閏非

一時也而杜氏輒于二十年十一月後頓置兩閏還
就以求合此守傳而失于闕疑者也唐僧一行麻議
譏預甚謬未曉治麻故治春秋者惟麻術最難仁和
范子介茲邃于經尤精天算乃依時憲及長麻相參
覈推平朔求平氣步交食改置閏從杜氏之長而不
阿其所短且準襄二十七年日食事九月不入食限
十一月正入食限無失閏法其言曰經傳字形有時
而悞而食限必無誤置閏前後可得而移而食限必
不能移其卓識可以釋痾而規過矣書既成吾師儀
徵阮侍郎名之曰春秋上律表取鄭司農注禮記中

庸語也介茲以為侍郎所知比受義恉分纂經郛其採五經算術也以書諗予云甄鸞所用周天分日行度諸數皆與周髀算經脗合此正周公所定之厤元凱所見宋仲子集十厤以攷春秋中有真周厤殆謂是也甄氏援之其術或軼而不備因補推昭公十九年正月乙丑朔閏十二月己未朔二十年正月己丑朔法於戲茍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悪能鉤鈲離析若是密耶余既重范子之闡幽經義遂略撫舊聞以相質若此范子宜更有以啓我也嘉慶癸亥冬十月

福州陳壽祺序

五經異義疏證自序

五經異義漢許慎撰鄭玄駁隋唐經籍志並著錄十卷宋時已佚近人編輯勵存百有餘篇　聚珍板外有秀水王復本陽湖莊述祖本嘉定錢大昭本曲阜孔廣林本大氐攟拾叢殘以意分合孔本條理差優而强立區類欲還十卷之舊非所敢從也嘉慶戊辰夏余養痾京邸取而參訂之每舉所徵錄尤詳者若多差互仍兩載之其篇題可見者二十餘事第五田稅第六天號第八罍制三事篇次尚存其它以類相從略具梗槩復刺取諸經義疏諸史志傳說文通典

及近儒著述與許鄭相發者間附彖案疏通證明釐爲上中下卷踰五年侍大宜人里第暇日質之吾友甌寧萬世美而及門僊游王捷南爲鋟諸板序曰五經皆手定於聖人群弟子之學爲者微言大義靡不與聞然左丘明親造鄒受經公羊高穀梁俶咸卜子門人而春秋三傳乃若瓜疇芋區之不可相合子輿游夏最善譏禮服而檀弓言小斂之奠東西異方司徒敬子之喪弔絰異用公叔木與狄儀之所爲服功衰異說其故何也周衰禮失舊籍寖湮或疑文墜緒傳聞錯出或繁節縟理儒者難言況其後支裔益廣

門戶益分則五經爲得無異義哉漢承秦燔之餘學者不見全經經傳多由口授古文始出辟中經生遞傳各持師法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於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夫其一致百慮殊塗同歸豈謂一勺非江河之瀾卷石非泰華之壤乎哉但去聖久遠枝葉日蕃不有折衷奚由遵軌此石渠白虎所以論同異於前而叔重所以正臧否於後也石渠議奏亡佚先臚衆說次定一尊覽者得以考見家法劉更生采之爲五經通義惜皆散亡白虎通義亦多闕佚且經班固刪集深沒衆家姓名殊爲疎失不如異

義所援古今百家皆舉五經先師遺說其體仿石渠論而詳贍過之自建武以後陳元范升之徒忿爭讙譁頗傷黨伐永元十五年司空徐防言太學試博士皆以意說不修家法妄生穿鑿輕侮道術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是時師法已衰至安帝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經術之風微矣叔重此書蓋亦因時而作憂大業之陵遲抹末師之踳陋也許君又著說文解字綜貫萬原當世未見遵用獨鄭君注儀禮既夕記小戴禮雜記周禮考工記嘗三偁

之所以推重之者至矣顧於異義爲之駁者祭酒受業賈侍中敦崇古學故多從古文家說司農衆括細羅意在宏通故兼從今文家說此其判也案張懷瓘書斷叔重安帝末年卒鄭玄別傳康成永建二年生鄭視許爲後進而繩糾是非爲汝南之諍友夫向歆父子猶有左穀之違何鄭同室奚傷箴肓之作聖道至大百世莫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蘄於事得其實道得其真而已詎與夫悅甘而忌辛賤鷄而貴鶩者哉今許鄭之學流布天下此編雖略然典禮之閎達名物之章明學者循是而討論焉其於昔人所譏國

家將立辟雍巡守之儀幽宴而莫知其原者庶乎可
免也

尚書大傳箋序

尚書大傳四十一篇見漢書埶文志鄭康成序謂出自伏生至康成詮次爲八十三篇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並著錄三卷唐志別出暢訓一卷疑即略說之譌舊唐志直云尚書暢訓三卷伏勝注繆甚自葉夢得晁公武皆言今本首尾不倫直齋書錄解題言印板刓闕宋世已無完本迄明遂亡近人編輯有仁和孫晴川本德州盧雅雨本曲阜孔叢伯本孫盧本多殺舛孔氏善矣而分篇強復漢志之舊非也其他譌漏猶不免焉今覆加稽覈

揭所據依稍參愚管而爲之箋三卷首爲序錄一卷其所芟除別爲訂誤一卷末載漢書五行志綴以它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三卷總爲八卷序曰伏生以明經爲秦博士漢孝文時年且百歲計其生在周末得見詩書古文且博識先秦舊書雜記多漢諸儒所未聞遭時燔書明拒退隱嬴祚既顛守道不出初抱百篇藏之山中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而九共帝告嘉禾揜誥槀命諸闕篇猶能言其作意述其佚句文帝命掌故鼂錯從受尚書而伏生亦自以二十九篇授張生歐陽生教於齊魯之閒迄武宣世有歐陽

大小夏侯氏立學官是爲今尚書孔安國晚得壁中古文多逸書十六篇顧絶無師說終漢之世獨傳二十九篇而已何則二十九篇今文具存文字異者不過數百其餘與古文大指略均足相推校逸十六篇旣無今文可考遂莫能盡通其義凡古文易書詩禮論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古春秋左氏傳賴張蒼先修其業故傳禮古經五十六卷傳士禮十七篇與后戴同而三十九篇逸禮竟廢書亦猶是也向微伏生則唐虞三代典謨誥命之經煙銷灰滅萬古長夜夫天爲斯文篤生名德期

頤之壽以昌大道豈偶然哉尚書今學精或不逮古文然亦各守師法貫逵以為俗儒康成以為嫉此蔽冒不悛迺謂當時博士末師破碎章句之過而伏生大傳條撰大義因經屬恉其文辭爾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記七十子之徒所說非漢諸儒傳訓之所能及也康成百世儒宗獨注大傳其釋三禮每援引之及注古文尚書洪範五事康誥孟侯文王伐崇戡耆之歲周公克殷踐奄之年咸據大傳以明事豈非閎識博通信舊聞者哉且夫伏生之學尤善於禮其言巡狩朝覲郊尸迎日廟祭族燕門塾學校養老擇射貢

士考績郊遂采地房堂路寢之制后夫人入御太子迎問諸侯之法三正之統五服之色七始之素八伯之樂皆唐虞三代遺文往往六經所不備諸子百家所不詳漢始定天下庶事草創獨一叔孫通略定制度雜以秦儀若延正朔服色郊望宗廟之事數世猶未章焉假今當高帝時伏生年未篤老尊其高節安車禮徵與張蒼等考舊章立經制議禮樂則魯兩生息面諛違古之誚絳灌諸臣狃年少紛更之譏規橅粗定然後繼以賈誼董仲舒河間獻王王吉劉向之倫先後討論法象明備成康之治何必不復見西京

今其書散逸十無四五猶可寶重宋朱子與勉齋黃氏篡儀禮經傳通解摭撫大傳獨詳盖有裨禮學不虛也五行傳者自夏侯始昌至劉氏父子傳之皆善推歷福著天人之應漢儒治經莫不明象數陰陽以窮極性命故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書有夏侯劉氏許商李尋洪範之論班固本大傳攬仲舒別向歆以傳春秋告往知來王事之表不可廢也是以錄漢書五行志附於後以備一家之學云

禮記鄭讀考自序

或譏鄭司農注禮記多改字而妄甚哉其誣也壽祺曰禮記本出孔壁及河閒獻王所得皆古文也其後禮家授受變爲今文則文字固不能無少譌異矣漢儒傳禮記四十九篇有小戴氏有慶氏而大戴氏傳記八十五篇亦閒與小戴相出入劉向別錄有禮記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當即小戴之本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以爲是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者謂禮記不得專稱禮與禮十七篇之名相柰也自后蒼戴聖慶普洎橋仁曹褒馬融盧植諸

家之本師承各出傳寫日繁異同衆差豈一而已鄭注所引或作某或爲某者是也鄭所改讀略有四例有承受經師者有援據别本者有稽合經典以訂之者有輒下己意審覈聲音訓詁以定之者前三例居十之八九後一例才十之一二耳後漢書盧植傳植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繆敢率愚淺爲之解詁然則禮記傳至漢末粃繆固多非宏達大儒孰能正之鄭依盧馬之本爲注注檀弓子顯引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䪫然則鄭君改

讀多從子幹所考之舊安可非哉或問曰鄭於儀禮詳別古文今文周禮詳別故書或字及杜子春鄭司農讀論語詳別齊魯古讀然毛詩箋禮記注改讀之文不盡著所本何也答曰儀禮周禮之古文故書時益漸就淪亡故載之注中以存舊聞論語自張侯論出三家遂微惟包周章句列於學官故並考齊古以綴遺緒詩則魯齊韓並列學官家有其書故箋毛異讀兼采三家不必盡徵所出也禮記雖未立學官而戴慶橋曹諸儒舊本傳授甚衆具在禮家觀慶氏禮至晉猶存賀瑒世傳其業則曹褒所傳禮記可知也

橋仁著禮記章句教授千餘人則橋君學之盛可知
也後漢景鸞蔡邕並為月令章句則治禮記者之多
自名家可知也故鄭注所參取諸家亦不必盡徵所
出也然考檀弓其慎也注曰慎當為引禮家讀然今
也衡縫注曰今禮制衡讀為横玉藻續緌注曰緌或
作蕤明堂位喪大記之緌注皆曰當為緌讀如冠蕤
之蕤周禮夏采注曰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
亦多作緌者今禮家定作蕤是則鄭氏討論舊本依
據禮家之明驗推是而求思過半矣其它旁徵經傳
左右采獲皆瞭然眉列無復可疑此鄭君所以囊括

網羅斟酌至精卓然為議禮之宗也而一孔之士乃以鄭好改字動相訾謷所謂是末師而非往古亡從善服義之公心豈不誣哉豈不誣哉余因專舉鄭注異讀博稽文字證明本源為禮記鄭讀攷俾流俗不得妄施其謗焉亦欲扶師法正經術絀寡陋存道真云爾

韓伯循三禮圖序

舊鈔三禮圖一冊卷末有延祐四年霍林陳尚德跋稱伯循注三禮拔又取先儒圖說考訂異同案伯循元寧德韓信同之字尚德號懼齋學者稱石塘先生伯循所從受業師也伯循著書經講義三禮易經旁注書解集史類纂及詩文十餘卷事見八閩通志及近日餘姚盧學士嘉定錢詹事所補元史藝文志頗獨不及此書今伯循他書盡不可見而此書及傳異哉此書卷帙雖簡然多補聶崇義舊圖所未備採摭古義自三禮注疏外傳注訓詁雅記諸子條理秩秩

猶多宗漢儒遺說然如據郊特牲禮器冕璪十有二旒辨天子無前後二十四旒之理則卓識在婺源江徵士之先矣以古者衣鳥獸皮毛逸禮知天文者冠鷸知王制有虞服皇非畫羽也以小司徒攷夫屋知載師屋粟與夫家之征夫家不可分為二也以大司徒諸公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計之皆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出車千乘知舊說方百里出車千乘之非也以書傳周人路寢之制宮室二雉知舊說明堂之室止丈八尺不宜反狹也以呂氏考古圖古敦銘證榭榭也以玉藻宿齋

戒居外寢證卿大夫有二寢也以喪大記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内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遷尸于寢證卿大夫妻亦二寢也以士喪禮士死適室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證大夫士有二室也以内則妻抱子出自房當楣證房之不在楣下也以書大傳十三入小學謂師保所掌虎門外學二十入大學即庶子所掌是也雖閻易鄭注大抵皆援据明通約而有要與講學家之空談肊決者異有元一代發明禮學之書典覈若此者蓋寡是可貴也故為鄉先輩高固齋兆所藏嘉慶己巳歸安張侍郎撫閩嘗錄本以進　庚内

而里黨猶鮮有知其書者趙茂才文叔乃屬壽祺審
定請於福鼎王君鍰之板鳴乎經生之不作於吾鄉
也久矣誠得好古篤志之士傳此書以不朽使學者
咸知由是研討以求適乎窮經之路而稍捄蔽冒固
陋之失古學之不墜將在今日與

學宮樂譜序

古者斆學之官以樂為主虞書命后夔典樂教育子禮記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瞽宗者祀先聖先師之學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樂師教國子小舞帥學士而歌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然則古之為士未有不知樂而可與於學校者也三代之後學校廢而樂亡漢得竇公所獻大司樂篇不聞付博士讀說傳教而樂官制氏僅能記

鏗鏘鼓舞之節其既則制氏之樂亦不復傳古者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宫後世展轉相加有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三百六十律新聲競赴條理彌棼儀禮經傳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傳於趙彦肅以為即開元遺聲然以一聲叶一字一均並用七音恐非古法宋沈括言得唐賀懷智琵琶譜格調與今樂全異俗樂且然况其上乎宫商角徵羽變而為工凡合四一上尺五六管色之名則陰陽正變倍半之義掩而宋史樂志載之沿襲至今宋之燕樂以合字配黄鍾下四字配大吕高四字配大簇下一字配夾鍾高一

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吕勾字配蕤賓尺字配林鐘下
工字配夷則高工字配南吕下凡字配無射高凡字
配應鐘六字配黄鐘清下五字配大吕清高五字配
大蔟清緊五字配夾鐘清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
律故有正犯傍犯又有寄殺側殺遞殺順殺之類與
古法不同燕樂且然况其大乎盖自樂官與學校不
相屬於是師儒不能審律學士不能安弦所謂樂者
徒付之眂瞭瞽瞍等賤鼓吏之手而其聲之清濁抗
墜曲直繁瘁亦與時遷變而不齊雖知音者猶莫究
其所由然也如是而又何以責之學校之士乎哉我

國家德尊樂達神人允龤以闕里
先聖廟海內甿庶所觀仰庠序所則倣康熙末
詔頒中和韶樂之器令大常樂工往教肄之乾隆三
十年復
詔頒鎛鐘特磬陳之簨簴歲兩祀春用夾鐘爲宮秋
用南呂爲宮備哉粲爛前世未之有也然天下郡縣
學祀
先聖固有仿闕里之制行之者將政事之不暇及抑
知樂之難其人與晉江許生雲皋通音律善琴嘗觀
祭於學病樂器殘缺慨然請於學官自以貲增置鐘

磬琴鼓笙笛壎箎之屬 如法且親率佾生教之歌舞
既成曰以其所訂樂器樂譜敬遵
御製律呂正義述為書適余主教清源請為序生之
志為舉世之所不為獨冥求於古人依永和聲之墜
緒是可尚也夫治國之道莫大於庠序庠序之教莫
大於禮樂知樂則幾乎禮矣泉之民樸而好利婞直
而不靜捄之於音則粗厲流辟之所形情勝而弗知
反於人道之正其敝也獷瘠務衆暴寡智詐愚勇苦
怯此不學樂之效也誠使學者盡志乎此優游律度
以繩德厚淫慝不接於性術邪慢不奸於聰明好惡

節而喜怒中風俗淳而民氣樂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得其倫則雖寰周數士之盛致茲乎何有余覽生之書竊感致樂以治心之義而憮然於庠序之士之不可斯須而去身也

儀禮糾解序

治儀禮者自唐以後寖微吾鄉則宋朱子黃文肅元敖君善其最著也

清興通儒濟陽張稷若婺源江慎修秀水盛龍里歙
金輔之程易疇淩仲子武進張皋文其所撰著均禮家功臣而康熙中安溪相國用經術提倡天下以禮屬之其弟耜卿乾隆初
朝廷開三禮之館選明經之才董以大臣鴻生宿師討論修纂於是相國之孫穆亭侍郎奉
命總裁禮事同邑官洗馬石谿王判官尚卿與焉尚

御先生始嘗應博學鴻詞科至是復以鮮福薦入館異數也當是時穆亭侍郎善於禮而好問旬日輒延諸名士為禮會先生亦在會中發疑辨難同異風生令人復見漢甘露建初講五經故事於乎盛矣先生治儀禮故具稿至是又采獲而益之前後六易稿甫成編命曰儀禮糾解其書雖不墨守鄭注然博擴先儒及同時禮說標舉姓氏然後下已意其一說而出衆人論斷者歸之三禮館議衆說並通則兼存之約仿石渠論白虎通體例甚善書中所稱吳泊邨蔡宸錫程悰也王九谿諸襄七吳東壁諸君子卽館中同

議者也洎邯與先生往復尤密云其肌剖縷析句梳
字櫛條理井井然如深衣元端朝服皮弁服之別袒
裼襲之義東西房之地士冠適東壁之解鄉飲鐘磬
之懸特牲饋食祝告利成非陽厭之事足以訂疑誤
焉昏禮附弔喪及親迎廟見之變喪服推經所未著
斬衰及齊衰不杖期之服足以補闕遺焉感禮嫁娶
引李璋事喪服引漢文魏武唐肅宗短喪之制為人
後者為其父母引漢定陶宋濮王明興獻之議義服
引韓退之為嫂期既夕変引開元政和禮祀后土之
文足以廣多聞焉至如載方氏說以苟敬之苟讀為

者以少牢饋食佐食謂之賓爲經自亂其例則沿望谿之繆也以喪服大功章下言爲世父母以下二十一字爲傳者誤合此經而不知此非傳文誤在舊讀則沿敖氏之舛也以毋追之毋讀爲貫則無據以鄉射禮注豫讀爲榭爲非則未明古人音近通借之理也是其失也然大端縝密其於吾鄉先進殆可遠匹君善近掩郝郷者乎先生以官書成議敘出判蘄州不四年卒於官洗馬屬同邑鄉貢張源義以是編鋟木然後先生數十年之勤默窺數千載之絕學乃克有傳於世而無憾嘉慶壬申余來清源始獲見是編亟與

安溪教諭謝退谷謀廣其傳詢其板尚存張氏王氏之族將贖還不果余亟慫恿之居無何板竟歸王氏頃聞有刓闕置之數稔道光元年余復語訓導蔡君南圃屢促之明年春則先生從孫上舍樹功已補鋟完善矣昔泊邨序先生書言儀禮六百年來經生塾師多白首而未之一見余亦病學者之棄是經如土苴而古來專門名家之不數數覯也勸上舍轉運吳越俾流布海内世有窮經好古之士宜有以取之則先生之志益不泯矣先生安貧力學寒暑不倦遺書尚有六經紃解漳浦蔡文勤盧化雷院副深許之然

先生於侍郎洗馬師友最親侍郎有儀禮纂錄未及編次洗馬有讀儀禮寫本卷袟皆不繁安得有志者與先生之書並舉而鐫之亦禮學古今之林藪且爲鄉鄰治經者勸也

唐昭陵陪葬名氏考序

唐昭陵陪葬恩禮之盛曠古未之有也頃諸王妃主宰相丞郎三品功臣大將軍諸人名氏各家紀載互殊約之其病有數端焉宰相遺宇文士及而列杜如晦功臣遺李思摩公孫武達而入王惜薛仁貴丞郎增杜正倫段倫等而脫姜晦此長安志醴泉志之舛也芮國公豆盧承業即功臣之將軍承基而以為兩人輔國大將軍劉宏基即丞郎之夔國公宏基而複見兩處此唐會要長安志之謬也薩寶王贊普新羅王女真德阿史那什鉢苾皆降蕃君長琢石像形元

闕之下而並列之陪葬此唐會要文獻通考之疎也乙速孤行儼乙速孤晟乙速孤神慶其墓皆在叱下邨九嵕山後三十里之内而並屬之昭陵此讀禮通考醴泉縣志之失也江夏西平有功王室規珍倩俊同派天潢乃不次曹越諸王之末猥厠丞郎馬載馬覬則賓王子孫志約元惠是沖遠嗣胄簡邈晦皎咸行本親枝政明客師悉衛公諸弟乃不從景倩房誕之例明題并祔此又唐會要之疎也有竇義節復有賈義節有牛伯億復有于伯億有李政明復有李正朝此又讀禮通考之譌也以閻立德為閻立本以牛

進逵為申進逵以執失善為韼善以豆盧貞松為盧赤松以西平王冲為西平王安岍又醴泉縣志之駁也昔宋敏求言陵廟記圖所載陪葬諸臣姓名差舛恐未得其詳或有不當陪葬者更須參校乃善然則前人固已疑莫敢定其後如范文光周錫圭林侗孫淵如糧使王蘭泉侍郎所考益精焉吾友馮筠軒耆金石文字頃棐來齋昭陵石刻紀略行於世尋獲昭陵碑帖十餘種慨然有志於稽古因參覈諸書臚其同異粲若列眉自諸王以下咸有所訂正斯亦今之來齋也覽是編者其孰不相勸於讀史之學哉吾又

聞之梁九山太常鄉者吾鄉林樾亭嘗續考昭陵石刻樾亭固博雅左右采獲頗用心既而持入京師質之翁覃谿閣老久之覃谿匿不見歸樾亭無副墨遂失此書惜乎未知其所考於是編短長詳略何如也他日儻訪而得之亦昭陵之談助也馮君其圖之

家譜序

禮記大傳曰別子為祖鄭康成注謂公子及始来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然則以古宗法推之雖士庶得奉其始遷之祖如別子此禮以義起者也至如士會之帑處秦為劉知果之族別晉為輔然則支庶始遷皆得依別子之法而為祖矣唐林諝閩中記言永嘉之亂林黃陳鄭四姓先入閩陳振孫書錄解題以是證閩人皆稱光州固始之妄吾鄉脩譜系者蓋未之知也雖然忘遠而誣其祖慎也苟遠者不可得詳則近而已矣吾族世寔昧其始来福州以長子孫者由

我高祖文侯君故譜當斷自是始謹案吾族厚山舊譜明有謙若君者由泉州惠安後坑鄉遷晉江厚山二子均仲宅西均保宅東後世相承稱西房東房吾祖則西房是也萬厤三十七年八世孫諸生玉燦嘗次家譜迄滄桑之變沿海丘墟簡牒煨燼獨東房私譜有懷而他竄者故獲全亂定稍稍返廬里

清康熙乾隆中族人累加搜訂略見首尾然皆不及西房世繫厚山距晉江縣治南郭外八十里俗謂之後市海瀕斥鹵恃魚鹽為生比年重遭灾癘死徙過半存者百餘丁而已歲壬子裔孫壽祺遊泉州聞而

傷之乃以其秋徙省桑梓聯松楸驚沙陷日宿莽霾
煙父老凋零邱壟淪沒四望茫茫臨風一涕悲夫其
由厚山徙邑中不知何時頹衰寡甚訪先世墳墓莫
能識視其家乘主皆漫漶無文字族人有傳世次以
示者卒無以取信而我高祖文侯君與次子我曾太
父植園君實自泉来福州文侯君出支庶早喪父母
有長子曰克俊與嫡世父居晉江晉江之後微克俊
又再傳而絕曾大父之隨高祖来也少不數年而文
侯君不禄故先世事卒不及知曾太父生子三獨我
太父長有後蓋祚緒之難若是也嗟乎陳氏之由厚

山而累遷者一丁兵燹之厄再罹凶札之禍三遘孤
弱之危其流離瑣尾逃死四方得正丘首者或寡矣
枝葉屢分猶復煢單遺脆不絕如綫而厚山由四世
以下福州由六世以上遂皆渺然無可復稽嗚呼是
亦來者之不幸也雖然自我文侯君而來艱難留播
五世八十有餘歲於今矣物由微以之著道無蓄而
不亨自古門戶之事聚散興衰曷嘗不有數存乎其
間哉壽祺無似愴然思舊德之未泯是用謹錄貽穆
無敢廢墜徵信於近而遠者存疑後之人苟保世滋
大毋忘葛藟本根之義庶於是編有考焉乾隆五十

七年壬子冬十月元孫壽祺謹序

重編黃漳浦遺集序

漳浦石齋黃公遺書見於公門人石秋子洪思收文序凡四部百九十有六卷富哉纂述之大業也經解九種吾鄉鄭幾亭宮諭視學浙江以康熙癸酉授剞劂今板存福州鼇峯書院文集十三卷則康熙甲午龍巖鄭虛舟取石秋所編刻之近又重刻於漳非全集也余往在　京師嘗得其一部既歸里始聞公之遺書匱藏漳州一士人家寤寐求之嘉慶丙子屬友人展轉假其藏本以來乃海澄鄭白麓中書所編文三十六卷詩十四卷視虛舟本增多數倍字句閒有

小異余以虛舟本所遺繕寫十餘冊人間始有副墨矣又鈔得石秋及莊起儔所撰黃子年譜各一卷又購得易本象二冊鄭山講義一冊近體五七言詩一冊逸詩一冊又騈枝別集二冊公番歲刻大滌函書二冊門下士陳臥子刻皆昔已行世而今始見之項嘉興沈兆甫大理督閩學聞其得公全集鈔本數十冊於漳人急假校對則倍於虛舟本而不及白麓本四之一其文有刺取已刻者題有點竄者蓋石秋與公季子子平編次原本然有五十篇為白麓所遺將白麓未覩此本耶余悉錄補而益以它時所見卷冊

遺文遺詩數十粊爲一編重定目錄而仍存洪鄭數家舊次蓄積十有餘年然後公之遺集乃得攬其全以慰平生飢渴矣雖然石秋親執業於公之門去公之沒不二十年加以兩世采獲之勤猶歎息亾書之未集而余生百數十載之後私淑無由未嘗如石秋所言一日走天下之深山大澤區區綴緝惡足以尋墜緒然自石秋與黃季子相論次以來歷幾亭白𪋿虛舟諸君子所表章緜緜繩繩若存若亾今庶幾復還公纂述之舊其亦可以少釋學者之憾乎嘗論公德性似朱紫陽氣節似文信國經術似劉子政經濟

似李忠定文章似賈太傅陸宣公非獨以殉國震耀
宇宙又以公之學與文在勝朝當與劉誠意方正學
上下馳騁與國家相爲終始不可以成敗興亾言也
公能爲秦漢魏晉之文書問閒亦降格爲應俗小品
要非其所措意葢公文以章疏論策爲最其大者在
國家紀綱法度賢奸義利刑政兵食治亂得失之源
其端皆元本經術貫古今而裨治道使天啟崇禎之
閒其言見用則天下事尚可爲中興之業易成也及
南渡再隳唐藩迫脅天之所壞固不可支豈得咎出
師之否臧哉其他碑版之製闡發忠孝精氣鬱勃單

旅之作倚馬萬言百函並發餘力所及猶騁心選理咄咄逼真詩則崛奇獨造不施鞚勒所謂天人之才獨立無儔天下庸得而步趨之哉

國朝乾隆中公與明季殉節諸大臣首被

褒揚予專謚時國家博採天下遺書

裕陵特諭謂公與劉宗周皆一代完人其書惟當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燬

聖人之宏與天地同量所以植綱常而旌忠讜豈不偉哉道光四年余具呈大吏乞疏請以公從祀

孔子廟明年春禮部議上如所請其年秋八月朔日

兩府率文武吏奉主入祀
孔子廟東廡位明儒羅欽順之次如議備牲醪鼓吹
如令典時方舉鄉試郡州諸生雲集鄉士大夫及青
衿千餘人相從行禮嗚乎盛矣而余適以此時編定
公全集蒐羅完備然則斯文顯晦之數殆有天焉豈
偶然哉公經解九種及榕壇問業咸已箸錄
四庫惟文集未及進然公之文如日月江河萬古常
新而不廢在處空有神物護持後有好義如鄭宮諭
等必取而謀公之海內也夫
大清道光六年丙戌夏四月福州後學陳壽祺謹序

贈林丈敬廬序

壽祺年十七從吏部孟先生遊先生愛之待以國士又二年得聞教於王丈東溟先生又九年得聞教於林丈敬廬先生兩丈吾太父友也待壽祺一如孟先生壽祺感之終身勿敢忘三君子之居於鄉咸所謂老成典型能以道德掖後進者也孟先生與王丈既先後卒流風餘韻壓壓未絕人口而敬廬先生巋然獨存先生乾隆丙子舉於鄉嘗宰海豐有仁政絜己愛民民無秋毫累既去官而海豐之人到今思之惜乎其不克大用於世而早棲以老也先生儉讓

慈良教養子孫有法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謝病歸十有八年矣與士大夫倣唐人為九老會以樂其樂先生齒最長德最高信乎耄耋而恭不釋者也往壽祺與同人倡為通經復古之學以時羣集課業命曰殖榭僉謂非先生宿德不足師吾黨於是每集必延先生先生至則道德之容睟然盎然聽其言溫而莊莫不肅肅起敬居無何同人强半通籍於　朝或乞歸矣而疇昔殖榭故事遂無復言者豈其持之不固與抑蹤跡固難强齊與壽祺待罪轂下有年矣獨先生常寓書戒其善處約毋逐時趨毋好輿馬衣服之飾

以自困又勸其師睢州湯公柏鄉魏公之志行以大其學其誨人直且懇猶在殖樹日也嗟乎壽祺之譾劣無似安能萬一副長者所期然猶得此於先生況賢於壽祺者哉夫儒者之有益於人國也窮則蓄德修身達則輔世長民進則最邑下僚而亦可濟物退則華顛鮐背而猶有以善俗斯乃吾道之所貴而浮華不足以與此也吾郡自海濱四先生崛興其後勉齋黃氏北溪陳氏得大儒之傳最著其道固未嘗大用而久久光耀於其邦今講學之禁世所諱避士亦尠能以道自任其賢者徒攀㧞其文以弋擷科名而

已否則放浪詩酒跅弛睥睨號於人曰名士曰才子蓋有之矣吾無以知其所得於道何如也昔萬石君質行不言齊魯諸儒皆自以為不及黃叔度陳仲弓王彥方之倫咸以耆德治其鄉仲弓又與荀淑韓韶鍾皓稱潁川四長為循吏表及攷其文詞類不少概見然則君子之所以守於今而傳於後者華與實與有志者其知所擇矣壽祺辱先生之知竊以先生有道儒者宜國人所矜式顧自念德薄而道微其言不足為先生重是可恧也姑述宅日親炙之私與先生所以垂教之顛末因以贈先生俾吾黨及後進之士

咸知景行以無失其趨焉

海塘志序十首嘉慶癸亥

聖仁怙冒桃被海壖　堯咨晨警　禹書夕宣

鏡心至精奎文彪發藻山繪川沐日浴月志　天章

弟一

斗牛之虛江海盤阻六州藩屏北塘最鉅袤萬千丈

柴石如堵沮洳利安固我越圉志疆域坿圖說弟二

三亹閘戸衆山張趾沙潬亘之南北善徙由中道行

其樞在水濬河攻沙水亦順軌志沙水弟三

捍海大塘肇漢郡曹隄縣自古不敢告勞馬齒排柱

魚鱗疊壤萬禩夷晏功起斷鼇志修防弟四

海昌東西先面地勢隄十數重縱橫寸劃伐石吳會
貿薪金嚴竹絡木置物利無纖志程式坿物材弟五
東南財賦監司日飭保障建領水官是力大并小專
文武為則紀年表人曰重考績志職官并表弟六
防隄大役舊驅農民易民以兵公旬乃均帥長治之
職在築葺鼛鼓無聲一呼鱗集志兵制弟七
稽古祭法功德則馨於廓谷王委輸東溟是有神祇
出入天地肸蠁豐融百靈受吏志祠廟弟八
江水上潮海水逆流陵山觸岸反濤所由騰氣從月
消息朔望嘗子始生涉秋逾壯志潮汐弟九

經國文章道無苟作指掌山川察眉晏樂方畧燭照
浮夸枝落旁羅古今觽辯沈博志藝文弟十

王楷堂刑部詩序

大興王楷堂與余同歲舉進士入翰林貧而喜為詩已楷堂為刑部主事浮湛郎署五六年不得補貧如故人皆為楷堂嗟惋楷堂未嘗以得失形詞色進退自守介如也顧其詩至是益工楷堂為人高氣重義洒踈脫好大言酒酣耳熱揚袂絕詔意氣忼慨往往傾其坐人其為詩亦然又嘗遊塞外攬山川弔古昔發之於詩欝怒蒼凉如秋風夜鳴颼颼然與邊笳胡管互應豈古所謂燕趙悲歌之士者耶何哀且厲也乙丑秋楷堂屬余序其詩余逡巡未敢應逾年夏復

出其詩嘗序則已與嘉應宋芷沅商榷手自删削殆半矣芷沅懸解於詩者也噫君之樂下人勇於遷善也如是哉昔唐呂温爲刑部郎中詩才綺拔柳宗元劉禹錫稱之明王世貞李攀龍等在西曹結社論詩狎主壇坫號嘉靖七子楷堂無聲氣之交闡其居官讞法務明慎是非徒欲以詩鳴者也吾惡乎測其所至哉

許元孟戶部詩序

余宦京師數年以性迂拙與人疎兀處讀書或經月不出二三同志相過從而已同年許元孟由翰林改戶部主事守稀過於余其交遊人事視余尤簡於世俗升沈得失之擾擾泊然若未始有聞也久之以其詩屬余論定余讀之幽秀諧婉得風雅之正其飈流所自發源康樂在唐則劉希夷綦毋潛常建劉眘虛諸家最為近之雖嚴自芟削所存不踰百篇然其尤者可以傳矣夫足於內者無求於外古之人篤學者道闇然而日章未有不遺脫聲利而能卓

犖自堅其所守者也獨詩也與哉今之失詩者吾嘗觀之矣花鈿粉黛雕藻淫目其失也膚腰鼓箏琵闐聒娛耳其失也俳優孟衣冠蹈襲剽竊其失也僞都市豪估叫讙衒鬻其失也今為詩不同其鶩於外而無得於內則一也君既天性介潔不求人知故其見於詩亦沖澹閒雅如其人真想在襟蕭然物表近而不浮遠而不盡豈若當世所為詞人才士汲汲以藝文為聲氣者哉抑余有感焉吾閩詩自明初林鴻等十子規橅唐音其後宗派相沿數百年莫能自拔於流波之外鄭繼之其傑挺也　本朝惟許珌許友張

遠藍漣最美近永福黃任工爲温李體小生後進
舍其清俊之風格徒相馳逐於綺靡柔曼之聲而
不知所反以余所見閩縣薩玉衡林茂春侯官鄭
振圖三子者之詩則庶乎駸駸張大風而角中原
者也其他鱗頏專壹之士秋蟲自鳴而聲不出於
巷閈俗言閩人不善爲名其信然耶抑其實至者
其名固輕耶君與余同縣籍而家於無錫往來吴
越閒久蓋有得乎山川淋麗之助皇甫湜所謂翕輕
清以爲性結冷汰以爲質煦鮮容以爲辭者非耶後
之攬閩風者得君詩又爽然失矣

桐孫老屋遺詩序

詩三類達情持志莫如風鋪揚鴻鑠莫如雅頌詩之失而為浮濫妖詭則求之雅頌而不得不若求之風而尚有存焉者也古者太平頌聲作然猶擇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使之民閒求詩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皆得以聞於朝然則顯頽抑塞之士自言其傷無罪於盛世而有裨於民風採詩者固不可廢也歷城朱君式曾狂簡之流貧而耆酒善為詩病劇頋取生平著作且飲且焚之殆盡初生二子二女俱殤及歿有子一業農故其

詩多佚今其族弟拔貢生鈍甫輯存之曰桐孫老屋遺詩凡古體六十餘首今體二百七十餘首山左多詩家君遠不襲滄溟之貌近不丐漁洋之膏可謂特立雋逸哀麗妙絕時人諷諭深婉有古風人之遺此所謂顑頷抑塞自言其傷者耶余與君不相及覽君詩悲其有才如此而卒貧困以死而猶幸其以詩傳也天下士如朱君而文采湮沒者又可勝悲乎哉君名曾傳乾隆二十一年舉人同邑毛考功式郇云

送齊編修使琉球序

琉球作藩東海百有餘祀世世惇誠被我黼黻今上四年與勾驪農耐先後欵闕乞賜印綬尋遣酋豪子弟入學十二年西寍野番底定南掌獻馴象楚中苗生請立鄉試解額西南夷嘓嚨麻里之屬求納皮馬內附於是琉球世孫請封之使再至 詔擇茂材可使外國者以編修侯官齊君往給事中歸安費君貳之典禮楙洽遐邇朋悅故事使者秋銜命明年春乃發京師往返踰歲候風以二至涉萬里出入鯨鼇之穴其艱勤什伯於他域齊君家都會與譯館

隣出郭門不百里則登五虎門颿大海波濤之險視猶袵席侏儷之俗習為桑梓符節所寄有由然也盖閩長老言琉球國小而貧無珠犀翠羽琅玕之瑋寶每易世請號其始必科斂屬島豫積數歲之儲偫乃能備壤奠以充庭實令八稔之閒兩納方贄履危歷難竭國以奉又當敬事天使廩食廝卒燕饗贈犒供帳送迎罔不肸飾其力易絀而忠不衰故 國家所以鎮撫之者亦踰於諸藩也鄉者疆吏具使舟憚於興造或募商船誘以便利柁師榜人競籠百貨乘埶文市責償倍蓰為夷民病君固素知之嘗思所以犒

其失而忍不可得意氣悃愊形於顏色其志識若是既至其國則必能上以體懷柔中以示恭讓下以訓庶約然後夷歌慕義海若輸靈波羅之主鼅鼊之嶼飡恩信而被豐登歸報

天子以宏功德古之所謂膚使其在斯乎若乃呈表恠麗拔振珍瑰訪兩面之客排長臂之衣訖條支之產記毗騫之齒此象胥之舊章不足為使者多也君有祖母年已耄耋二親康強過里得獻壽為樂此亦四牡之雅義非以為使者私也余是以略之而獨明外藩之情述使者之所歉於鄉而以答於　朝者區區

自附於贈言之誼焉

林邵州遺集序

唐邵州刺史林蘊集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鄭樵通志藝文畧均云一卷康熙癸巳裔孫錫周鐫本稱原集有書十序十二記九表六銘五文十四賦十一風十律三十六說三考五碑二今皆不存邵州之後人宋大鼐梅卿光朝艾軒益之謙甫明成化初宗敬齋先後三鐫是集梅卿鐫者曰紹仁集取宋高宗忠紹三仁之褒以命名亦曰邵州遺文分上下二卷即陳氏鄭氏所見一卷之本是也久益散失則僅掇緝遺文為上卷附史傳雜記為下卷即明代及康熙重鐫

之本是也今福鼎王君父子東嵐吉泉從趙茂才文叔乞是本於莆田屬壽祺考定乃稍為芟益而採郤州父兄之作附焉閩越自漢建元元封兩徙其民江淮閒匿其地故人文久湮晉永嘉之亂衣冠南渡陳鄭林黃四姓先入閩屬中原多事畏難懷居故仕宦名跡鮮有聞其以忠義文學奮乎百世之上則自唐林郤州始郤州貞元四年明經及第兄藻貞元七年進士閩越人無先之者昌黎韓公以為始於歐陽詹特指謂鄉貢耳抑科名固不足言也郤州文最可傳者上宰相李吉甫李絳武元衡張宏

靖三書其一見唐書儒學傳其二見唐文粹當貞元初吐蕃寇掠西陲震蕩畿輔淮西違命數十年疲於征討邠州言命將安邊以收三鎮之效又言議者謂淮蔡兵强皆腐儒豎子之談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為不可於時李絳請以神策軍割隷涇原節度李吉甫請歸普潤軍於涇陽又請因時經度淮西張宏靖請併攻元濟而後悉師河朔毋亦皆邠州基之也其論事慷慨似杜牧其料敵識畧在杜黄裳裴度之先至於規臯臯折劉闢諭滄景首將雖顔真卿之於陳希烈譚忠栖者之於劉總王承

宗何以尚為顛唐書記郃州坐贓杖流儋州余謂忠鯁如郃州安得以墨敗昔于頔鎮襄陽恣威虐誣奏鄧州剌史元洪贓罪朝旨不得已爲流端州郃州之獄殆類是而史從而枉之過矣雖然歐陽四門之傳也由昌黎郃州之傳也由廬陵安陸若劉司空舊書咸闕焉後世其孰能徵之然則士君子闡揚前喆功曷可少乎哉東嵐名遐春吉泉名學貞郡學生嘗録歐陽詹徐寅黃滔王棨諸集又將重録長樂陳氏禮樂二書其於鄉先正拾遺修墜可謂篤志者也

東南嶠外詩文鈔序

嘉慶壬申春余初校定唐莆田林藴遺文及福清王棨麟角集爰考唐宋藝文志慨然於吾閩文獻之不足然竊念零珪斷璧猶可求什一於千百惜世無有冥搜而博討之者故湮沈彌甚已而長樂梁茝隣儀曹以東南嶠外詩文鈔示余則由五代上溯三唐六朝攟摭殆備又各具其爵里事跡於是歎儀曹用心深至俾學者誦讀古人詩書有以知人論世而不迷於遠也昔自周太史採列國詩臚爲風仲尼編之魯君子左邱明及戰國游士撰國語國策緝諸國文詞

傳於後漢錄吳楚汝南燕代鴈門雲中隴西邯鄲河間齊鄭淮南左馮翊京兆秦河東蒲反河南周雒陽南郡諸歌詩垂諸史志唐有袁州劉松集其州天寶以後詩為宜陽集宋有蘇州名賢雜詠新安名士詩嘉禾詩文呂本中江西宗派詩集孔延之程師孟等會稽掇英集劉贊蜀國文英章楶成都古今詩集而黃滔締閩人詩自武德盡天祐末為泉山秀句集閩人輯閩詩自是始彼其斆求耆舊網羅放佚豈非篤於桑梓奉典刑哉近世鄉士大夫鮮能表揚前哲之風流而載籍亦闕亡久矣至如徐興公𤊹閩南唐

雅黃兵部曰紀全閩詩雋鄭兖州方坤全閩詩話諸書掇拾猶畧莆陽文獻清源文獻閩汀文選莆風清籟集又止專舉一郡今儀曹斯編博而能覈所以綿墜緒而振來葉使古之立言賴是以益不朽視前人纂錄之勤奚翅倍蓰耶抑 國家開西清之館

命詞臣繙永樂大典與 四庫書薈萃唐文燦然美富吾鄉先正遺文倘有散見其中者乎又宜黃洪介亭編修曩為余言黃公度集具載永樂大典儀徵阮侍郎夫子亦言家有劉克莊後邨集百餘卷倍於世間行本候官故諸生鄭杰錄前明閩詩甚該稿未鋟

其子弟秘之所録　國朝全閩詩録頗詳而持擇不
精之數者余皆心藏焉而力未之逮比余撰次　清
興以来閩儒林文苑傳略上之史館稽訪經歲又以
痛故鄉藝文之散棄遠者百年近或不及數十年大
半煙銷露滅即其子孫莫能守何況千載以上嗚乎
此誠鄉士大夫後起者之責也儀曹既成斯編行由
而宋元明而至我　朝次第排纂以滙山淵其亦汲
汲無怠於甄録之勞且慫恿有志與力者卒其業而
謀其久然後愉快乎余雖駑鈍將欣然懐槧以從之

薩檀河白華樓詩鈔序

嚴滄浪云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卓哉是言乎聲牛不可以執鼠干將不可以補履鄭刀宋斤遷乎地而弗良櫨梨橘柚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此別才之說也五沃之土無敗歲九成之臺無枉木飲于江海杯勺皆波濤採于山藪尋尺皆松樅此多讀書之說也解牛者目無全牛畫馬者胸有全馬造弓者擇榦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角纏筋三年乃成學琴者之蓬萊山閒海水澒洞山林杳冥一動操而

為天下妙此多窮理之説也故才不儁則意凡學不豐則詞傖理不博則識褊古大家之為詩雖風格各殊傾於是三者必有所獨至然後其騰實大而収名遠而世徒執別才一語為滄浪詬病抑過矣

清興稱詩於吾鄉者無慮百數十家然必以許天玉張无悶為巨擘近日又以 候官鄭西灋鄭涵山閩縣林暢原薩檀河為最而薩子尤雄特薩子元雁門直齋侍御之族故酒狂然天真夷曠博聞彊記嘗著經史彙考小檀弓金淵客話曲江雜錄補傳子補鄭荔鄉太守五代及全閩詩話皆淹洽可傳不

幸燬於火其詩勵有存者要之能具別才而兼學識者也其為詩駿偉廣博譬諸快劍長戟之撞擬黃鍾大呂之鏗洋大瀛吹波魚龍出沒沃日蒸霞萬象灘滉建章神明嶕嶢瑰麗銅鳳金爵照爛天表蔵哉盛乎非薩子其孰能為此哉抑吾聞薩子卿者宰洵陽時劇賊方薄城火攻符節相望咫尺不一矢援薩子及其長子宗甫竭力守禦相持七晝夜賊竟去已而四川總督某坐失機見法薩子亦以賊過何論戍蒙

恩援贖乃免歸而長子尋以勞夭蓋人生安危之機

得失之故存亡哀樂之變莫大乎是求之古三百篇則擊鼓清人之刺鴟鴞狼跋之憂詩人往往蓄其隱而有所不能已於言今誦薩子入秦以後詩無一涉身世怨尤語是亦學識之異於人者與世有知言如滄浪始可與言薩子之詩也矣

冢秋坪同知詩集序

余成童為博士弟子出預文字之游因得交於吾家秋坪先生閒朋輩言是詩人之傑也心竊嚮往之當是時先生及同社諸君黄耦賓龔維靖林學陵許子錦等皆已舉於鄉率年倍於余或十年以長而先生齒尤宿顧獨偉視余嘗謂余當以千秋自命勿爭名一時余皇然媿謝而已自是閒闊垂二十年諸君先後奉檄以去凋謝者亦殆半嘉慶甲子余使嶺南還一見先生於南昌踰數年各以憂去職里門握手則先生鬢髮皤然矣先生為故温處巡道忠毅公後醞

藉風流世有名德内行篤備善事毋黄太夫人以上壽終歷治埶江天全調西藏裡塘糧務遷建昌同知均以慈惠聞清貧如一日解組後幾無以自存教授鄉鄙文際不一苟及文酒過從篇咏閒作則猶屹然詩人之傑也癸酉冬先生自次其詩集十卷授余按定余讀之其音温以平其氣疏以直其自入蜀後徙陽塞外諸什原本山川極命草木黎風雅雨雪帳氷燈蠻歌梵夾番馬羌禽凡戞愉喜愕之狀靡不一託之於詩盖西荒窮徼之氣沈閟數千載一旦發瓌奇而被藻飾乃自先生始其聲耀豈特如康樂子厚之

於永嘉柳永巳哉至如撫馭吏胥寛猛貪廉之道集中三致意焉信乎仁者之言又次山春陵昌黎瀧吏之匹也於戯先生少負才名晚而未竟其用以老然而志節清真進爲循吏退爲端儒世徒以詩人目先生淺之乎先生哉抑余受先生知最蚤不盡讀先生詩猶無以盡知先生然則詩之繫乎其人也又淺乎哉

蔡蕙秋詩序

蕙秋蔡子余同年生慕江進士之弟也慕江惇謹脩儒言儒行蕙秋少從之學篤於孝弟而憤時嫉俗意氣激昂往往見於詩余比主講清源寡交游所與為文字友蕙秋一人而已今歲蕙秋設教安溪之閬湖李氏初夏其徒侶赴郡歲試因歸里嘗一見余無何蕙秋遘病卒年僅四十有六君昆弟皆好學敦善而並不永其年傷已蕙秋未卒前數日命其從子持閬湖草一卷屬予點定洎屬纊又命以帚石錄四冊詩乞余序余悲蕙秋之早逝而重違其遺言乃為刪存若干

篇而歸之蕭秋之詩洋洋灑灑直抒胸肊無纖豔淫哇之習特詞意太盡風力未遒耳君嘗撰詩話二卷頗得風趣使天假之年所造固不可量也昔南靖張紹和著述甚富霏雲閣集裒然巨帙黃石齋先生與之游最篤而卒未及序其詩文非以文章得失自在千古不苟於言乃所以不欺其友者耶嗚呼蕭秋之志豈欲區區以詩博身後名即以詩言豈欲區區自止於是焉耳抑然而蕭秋竟如是而止則其齎恨之端將有倍蓰於是而不能已者余方悲蕭秋之不暇又安忍峻深苛酷於蕭秋之詩也耶

范浣浦功過錄序

余少覽臺灣府志讀越中范浣浦先生所撰著竊心識之踰三十年先生之曾孫其來閣出示先生所自爲功過錄於是知先生志行益詳蓋先生少勤學問未及壯成雍正元年進士陟詞垣游擢至宮庶主試粵西視學江右不滿三歲以劣生上書爲布政使其訐奏落職責令効力咸安宮官學乾隆初工部求尚書薦舉再授編修改御史累疏陳事又嘗因旱應詔直言十年拜臺灣巡道下車則頒禁約勵學官勸孝弟修郡乘歸舊地重婚姻建普濟堂免官莊租居

二年多善政代至內渡爲巡撫周學健所劾免官還
京師又二年乃歸里
高宗南巡迎
駕獻賦
賜復御史銜再入都值桂林相國撫豫及閩與先生偕明年主講鼇峰書院余師孟考功亦出先生之門是時先生與吾鄉黃明府任游太守紹安諸名宿爲詩酒之會其後桂林移節秦楚吳總督兩粵先生皆相依焉所至教士恒有纚臬還觀先生之志行圭潔石貞皭然不滓雖前後兩以細故罣吏議顧釁由監

司及大吏姝孽非其罪也故
聖明洞察昭然若日月之復光然先生自紀平生蹤
蹟不稱年譜而曰功過錄則其省躬引咎之衷豈悻
悻小丈夫之所可及哉後之知人論世者讀先生是
錄其亦有所放而不誣矣

律賦選序

自唐以詩賦取士於是賦有應試一體其體有古有律要其通乎上下歷三百年律居十之八九焉和諧聲偶穩順機勢法變揚馬格殊徐庾學者為律賦必於唐焉師猶律詩之不能不法唐也唐人律賦宜模毋纖宜踈毋縟宜輕毋滯宜約毋擊步趨必秩接捩必遒搏捖必圓描繪必雅音節必亮肌骨必飛氣清而韻遠體潔而采新雖其閒不無一二卑調陋習然亦當時限字使然學者擇其長而捨其短可也余每語人白敏中息夫人不言賦用事遣詞之妙柳宗元

披沙揀金賦布置運化之靈可為律賦準繩其他如燕公之高渾元白之潔老黃滔王棨之聲情林滋王損之之刻畫巧力並臻聲色具備後人窮神盡氣為之不能到況能出其範圍乎今操觚家往往詩富門靡以濃密為工而不知去唐人之法遠矣清源周生春池高才績學以文鳴於時尤嫻古今流別頃採錄其鄉人賦之佳者為一編示余乞序是編大要取不悖乎唐法者以資初學津梁其限於桑梓蓋以擩染最近而入人也易且藉是以存鄉黨之遺佚亦歐陽四門緝泉山秀句之意也余將序而歸之因推緣起

於唐人以廣之俾綴文之士知沿委而討源焉

刻泉漳治法論序

古之為治者未有舍善教而克臻刑錯者也教士者必先重其士教民者必先親其民親民而後民知所以相親重士而後士知所以自重民相親士自重而後國可久安長治不明乎此而徒威怒之加則上無以施其法令下無所措其手足故教士與民又自治其吏始泉漳之患好鬭也久矣一夫逞忿禍及于家治之者緩則養癰急則踐芥然卒無有言及教化者故其患迄於今不絕今夫父母之於子也時其飲食節其寒煖憂其疾疢誨其孫弟卒遭閱牆有為之毋

溺廢餐者矣師之於弟子也詔之詩書導之禮樂輔之德義開之桀驁閒用遽罰有爲之嗟咨惜惋者矣焉有不施教而日事夏楚者哉宰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師之於弟子也其職視古鄉大夫黨正則皆教民教士之官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苟見泉漳之敝傷教化失其道哀矜之不暇而又忍火其廬鬻其財雞彘其人乎哉今總督武陵公奉

命莅吾邦始下車則愀然憫泉漳之敝夙夜皇皇若拔毛之痛於膚以爲治之不得其本武健與縱弛均廼慨然思以善教漸人汲汲求所以興仁興讓之方

得侯官故教諭謝金鑾所爲泉漳治法論覽而善之曰是吾心也於是録而布之下其書州縣使讀而交警之置諸其鄉塾宗祠使戶知之人人莫不怵其徇而悔其非則此非謝君之書而公治其吏以教士教民之書也公以壽祺處師儒之位而預桑梓之憂命爲公序所以録布是編之意壽祺不敢辭顧不勝大願願泉漳之人被公之德悉公之心爭自濯磨變其凌暴之氣移其勇於忠義之塗敦其性於禮讓之源以無負公惻惻亹亹之誠庶幾化斯民爲慈父孝子悌弟順孫獄訟衰息上下和樂雖百世而下語稱風

易俗之功者誦公其曷有諼哉雖然由公之教豈獨以治泉漳哉舉而措之天下久安長治奇也

稻香吟館遺稾序

稻香吟館遺稾者嘉定李鄦齋先生所為詩也先生從同邑錢曉徵詹事問故明經精小學善數歷代官制顧撰述多散佚詩特其餘事耳然風格綿婉隸事清新泠然得白陸之遺父蓼園太守有文學由進士歷宰江西諸縣假贛州守終政清而敏先生繼之鄉會試出王文端朱文正二公之門皆魁本房以釋褐授孝豐令嘉慶四年公卿以先生應詔辟薦浙撫儀徵公奉旨詢先生居官以浙省第一賢員對遂擢同知遷知

府毋憂去職再起知汀州不雨戴游擢至福建布政使所至以廉仁聞平生宦蹟畧見於詩然位閫以後篇什較寡毋亦位尊任重勤於吏事而不暇為與往儀徵公將拜朱文正詩先後命先生與壽祺編次校讐文正有詩謝之見知足齋集中而先生之詩恒拳拳述文正教其他懷人感舊往往於師友氣誼尤篤蓋其淳懿天至故發之心聲靡弗應也已而先生在閩藩糾劾昏墨為猾吏誣訐對簿憤激而死雖微傷婞直然其志皭然不滓也誦絕筆剛風篇屋烏門雀黄鵠白圭之語亦足悲矣幸賴

聖明洞察卒直其獄下
詔稱先生良吏者再而閩人感先生之德哀先生之
寃相與籲訴天使立遺愛祠享嘗至今不絕則先生
所以不朽者豈獨文采過人而已哉於戲先生政學
當在儒林循吏之間固不樂以其詩傳顧即以其詩
而藹然仁義之言未嘗不為天下所共見也疇獨私
於先生哉先生之遷兵備去汀州今巡撫金匱公代
之及先生罹難公經紀其喪贍其家甚力歲時屢謁
其祠甚敬節鉞再至乃求先生遺稿删定之而屬序
於壽祺壽祺於先生非素交奚足以知先生顧嘗景

慕于二十餘載之前而偕尸祝於鄉黨之後攬其文如見其人焉得無一言以質九原抑金匱公之所以汲汲傳先生者雖朱文季范巨卿之風何加焉論先生之世而覯其取友盆使人感奮於百世之下也

蘇魏公文集序

宋韓南澗言本朝蘇氏凡三望族梓州眉山同安獨同安之蘇最盛丞相魏公承左屯衛將軍仲昌翰林學士紳之緒其後文獻英聲累傳不絕雖徙丹陽而不忘桑梓公以博學洽聞重於天下五十餘年卒用儒宗為時碩輔壽宗社建厥築太平之基崇甯初繪像景靈宮其在館下九年奉祖母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人備竭孝弟妻子衣食常不給而處之晏如掌四選五年力除稽滯吏不得逞奸其熟務持大體量能授任薦舉無私杜僥倖之源自熙甯後國家之號

令朝廷之典冊政事之得失民生之利病高視深思陳義一本於忠恕歷事五朝以名節始終汪浮溪所謂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古之大臣以道事君者也故其發為文章清麗雄贍卓然足與功德相副豈徒以詩筆名家而已乎生平着學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熟於臺閣故事本末無遺日月不差雖士大夫家世閥閱名諱婚姻無不强記然論者以為在公特餘事也嘗撰漢唐故事曾衛信錄渾天儀象本草圖經今其書或傳或不傳文集七十二卷公

子刑部侍郎攜所編汪藻序之今存本與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符合李無闕佚惟失外集一卷耳案集中古律詩十四卷册文奏議六卷內制八卷外制八卷表十一卷啓三卷碑銘四卷墓表八卷行狀一卷記一卷序三卷書一卷劄子一卷祭文二卷雜著一卷吾鄉尠有見者往望坡尚書撫浙壽祺請於文瀾閣錄出是集藏尚書家公之裔孫翿石兵備在京師嘗郵書從壽祺咨訪及守姑蘇令人就武林重鈔二帙校鋟於吳門而以副本屬為序壽祺後公九百載忝同鄉國景仰流風敬維公之勳業行學彪炳

胥壤無俟黯淺鯫生贅一詞然陸渭南為詹朝奉墓表以父子共為一碑而舉公所為石元懿公熙載及子文定公中立神道碑銘為比謂後世尚有考焉然則公之文渠範百世可知矣讀公集者孰不肅然顧師法也顧非兵備之賢篤念舊德曷由廣其流布於千秋之耳目觀乎此則世之為人賢子孫者其有不聞風而興起者與道光十有一年辛卯仲春三山後學史官陳壽祺謹序

安溪李文貞公全書總序

天將昌一代文明之治則必篤生琦瑋非常之人傑以闡繹道訓牖迪斯民故其遺文之所垂示遲久彌新雖百世而不可澌滅古者唐虞三代之盛禹臯伊萊望散之倫於道皆見而知之而周公制禮樂作詩書成周家雍熙之化孔孟崛興立言以惠教萬世游夏之徒發明章句推闡六藝其道大光漢氏以降治不古若雖有賈誼董仲舒劉向王吉韋元成蕭望之杜林鄭興衆衛宏賈逵蔡元許慎鄭康成諸儒討論經典卒無以發揮上理魏晉而下高堂隆孔子袪劉

瓛劉芳唐孔穎達馬嘉運等講述儒書未及撢稽性
道洎宋五子尋墜緒而究微言抉經心而衆聖譯後
世莫不奉為埻臬然當時無拓后以緝熙聖學新經
行儒學禁六籍抑而未彰則其遇之衰也哉
國家受命維新文思光宅
聖祖仁皇帝天縱生知終始念典參天兩地幽贊神
明而安溪李文貞公以名世之資應運翊輔廣淵篤
誠好賢若渴紛而斂異博綜群書與顧甯林梅定九
二先生游通律算音韻之學洞性命天人之旨閩治
百氏刊濂千載嘗奉

勅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音韻闡微朱子全書以為
非公莫能為而書詩春秋傳說律呂正義分簡諸大
臣編纂皆
命就公是正次第進
御須行學宮蓋
熙朝經術修明自
聖祖成之自公發之而後雍正乾隆閒繼述衆經聖
教由是大顯公恩寵日隆勲德日懋經綸啓沃所裨
於國與民者閎鉅自以遭際休明慨然欲推所得以
贊太平之基然而政事鞅掌丹鉛未嘗釋手與諸生

講學析疑漏下二三刻不倦耄耋益勤易簀前一日猶孜孜改定洪範說其篤於好學天性也羽經翼傳縢袟滿家公薨

朝廷宣索所著書錄存秘省

先帝賜祭文所謂每共研尋終始辨析精微嘗累日而未休恆他人所莫解君臣之際特有深焉於乎盛哉公之文可謂富矣公之學可謂偉矣然非有公之德而加以臯伊周呂之遇惡能爛然騰烈光照宇宙若此哉此百世之下承學之士所為嗞嗟歎慕於無窮者也今比公之書而稽之易道陰陽先明圖象然

陽卜筮義符焦京知者觀詞則思過半統卦八八若網在綱於是有周易通論四卷周易觀象大指二卷周易觀象十二卷伏孔遠邈河洛糾紛斷自二典訖於箕範於是有尚書解義七篇為一卷章求其次句逆其情雅頌得所論世乃通於是有詩所八卷實公抱經河間獻記拾遺補闕條理部分於是有古樂經傳五卷三傳互岐麟經晉爽一是爲裒刻除賸例於是有春秋燬餘四卷筴窮肄首疇衍胥餘僭章祖述孔行在茲於是有厤象本要洪範說孝經全注各一卷四書匯合純粹以精研悅在心泉開冰釋新知獨

得不爲壘守姚江增城岐途迴判於是有論語劄記二卷孟子劄記大學古本說中庸章段中庸四記各一卷周張後起廓闢榛蕪詳詮奥眇勃窣理窟於是有解通書太極圖東西二銘各一卷解正蒙二卷雜閩踵接言立道尊精蘊淵源擇明以約禮有經曲本末兼貫衡權斟酌古今之衷於是有二程遺書纂二卷外書纂一卷朱子語類四纂四卷朱子禮纂五卷道家兵謀旁衆壹眞靈均忠愛首冠楚詞於是有注參同契陰符經握奇經離騷經九歌各一卷四聲淆亂八體紛拏小學之要持辯斷斷於是有韻書五卷

字畫辨譌一卷仁義之言藹如春昫森羅群象渙播千篇於是有榕邨全集四十卷續集七卷別集一卷弟子門人答問疊疊裒記槩多區分以類於是有語錄三十卷其他掇前言規時格作士程式有古文精藻一卷韓子粹言一卷講授三卷詩選八卷制義初集訖四集四卷其外則禮學四際約言者冠昏喪祭鄉射朝聘皆明人倫備王道者也禮記纂編者病士禮闕缺戴記冗雜約而序之者也朱子文畧者循環點勘擇言尤粹者也三書皆燬於康熙乙酉保定官署之火矣韻箋者依顧氏古音表韻部括為六攝

者也西漢文目者精選文編纂於政學者也二書惜亦無由見矣故所存止於三十五種百六十有七卷然而公平生精力盡於此矣晰乎若列星之環於四維浩乎若衆流之導於四瀆上以啓儒先未發之鍵閉下以滋庠序好古之根膏風行海內拉誦至今論者以公表章遺教之功上接考亭不其然歟且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公之冢子菜園撰周禮纂訓孫穆亭侍郎撰儀禮纂錄曾孫郁齋侍郎撰制愛存愚律詩四冊皆異公之餘緒以惠來學者也先是穆亭撰公年譜遜齋知郯榮之榕邨續語錄復撰譜錄合考各

二卷公之始終志行備焉元孫爾啓選貢乃盡訪公書之佚者併付剞劂而附以菜園以下諸書經營數十年而後竣還全書之缺總目也學者不能周知其義類遂具編目録郵致於壽祺俾序之昔宣城梅文穆爲公弟子自謂其淺陋而序公之書猶以片石加岱宗之上壽祺生晚恨不及侍公之門墻而學術下文穆十倍又安足以序公書顧念公之著述天下所共見無知愚高下咸思擩染其中而不能自已而公之後人累世兢兢奉公手澤而選貢搜討於煨燼之餘放散之末老而無斁其用心尤摯而爲力尤難豈

非賢祖宗樂有賢子孫耶若不為識其顛末其奚以
勸云來故不獲辭而論次大略如前亦以使天下之
讀公之書者信公之經緯文章遐久彌新而不可以
漸滅也

安溪李氏續修族譜序

安溪李氏有譜叙自明宏治間由是代有纂錄迄本朝康熙乾隆增修者八洎今若干年選貢爾啓文爲之編次以繼厥後而屬余弁其端余惟李氏世業之盛爲天下右族而文貞公以經術鴻儒翊毗明聖勳德文明彪蔚海嵎子姓蕃熾椒衍益詵其眞繫載筆依仿古法有長長貴貴賢賢之善豈世俗所得而匹儔者哉蓋嘗論古者之治天下也教民和親莫先於敬宗收族宗法廢而譜牒始興譜牒廢而骨肉亦薄周官以九兩繫萬民五曰宗以族得民以本

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上自天子諸侯下逮卿大夫士莫不以是兢兢焉其法有大宗小宗宗子統族人於外宗婦統族婦於內冠昏必以告死雖殤必喪以成人居雖異邦正祭不可舉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族人祇事宗子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門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子弟歸跪衣服衾裘車馬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別之以昭穆綴之以飲食其賢否易辨其好惡易齊習焉而安于長幼尊卑之序孝悌退讓之風故舉而措之國與天下如身使臂臂使指如網在綱如弓在檠其政

不怒而威其教不勞而治也後世宗法不立治失其本民散而無紀情疎而不親獨賴有譜以統之耳閩越之區聚族而居丁多者數千少亦數百其間有族長有房長有家長有事則推族長爲之主有司有所推擇徵索亦往往責成族長此猶古人同族尚齒之遺也今泉漳末俗同姓之中强房弱房輒分畛域毎以小忿釀爭鬭讐殺無悔始不過桀惡數人倡之而衆爲所脅相率從風悍然不復顧三尺律於乎彼獨不知葛藟本根之義乎哉胡爲縱尋斧焉至於此極也雖其染於澆習使然毋亦譜繫不明人忘其本故

相視如楚越而不之恤與假令彼幡然念枝葉之所自始渙然汗泚伯叔兄弟之間必有閉戶援戈相攜而涕泣者矣安在敦睦之不可返也然而田父樵童販夫織婦目不覩詩書之訓猶難家喻而戶曉則非繫之以譜聚而親之惡能惇其族而毋使之離哉李氏歷禩踰五百秝丁踰六千每閱一世輒有賢子孫起而修明譜事蓋自明以來皆然矣選貢齒躋耋老篤念文貞公之著作海內圭臬裒輯遺書補鍥完備而於是譜亦惕惕不敢少緩則所以承先志而佑後人者曷有涯耗余誦漁仲先生之序曰一樹十穫者

穀也一樹百穫者人也一樹萬穫者德也文貞公之序曰宗祖崐岷也子孫河淮漢江也合而分分而至於不可復合非有疏瀹者為導之歸勢且衝擊激齧渙散横流而不可止於乎之數言者誠深得宗譜之意者也吾知李氏之裔世世其莫不僉辟奉之罔有失墜也乎

李侍郎儀禮纂録序

國初安溪李文貞公毗輔　熙朝以醇儒之學倡天下諸經均有論說而三禮屬之厥弟耜卿洎乾隆初開三禮館公之孫穆亭先生位卿貳被　命總裁於是同邑官石谿洗馬王尚卿州倅並預修纂其著述咸有所發明而先生於禮尤邃壽祺嘗閱志乘載所為儀禮纂録既觀洗馬讀儀禮州倅儀禮紃解每援引其語未嘗不歎其辨析疑滯非究經生所及也道光九年文貞元孫爾啓搜刻祖父遺書增多十數種問序於余余因告以是録宜求而録之乃獲繕寫編

次為二卷鄭示余長兒喬樅弱冠喜學是經命預校
讐余復據洗馬書補喪服二則往反再三然後定先
生是錄蓋肄業之餘以所心得者筆之簡端未暇成
書耳然鉤貫明密深得禮意駁正鄭注賈疏及敖君
善舊說靡不灼然如晦之見明優於盛龍里諸襄七
任翼聖諸人倍蓰矣斯其足以紹文貞之傳而裨其
闕者與於乎學者每苦儀禮難讀棄若土苴故勝國
無名家我　朝江慎修惠氏父子吳絈邨程慓也蔡
敬齋金輔之程易疇任子田凌次仲焦里堂諸君子
後先躡踵奚啻漢之二戴二鄭而吾鄉自黃勉齋敖

君善後若龔海峯林樾亭林鈍邨葛虞臣謝甸男等
咸通禮學基緒未墜余衰老無能為役甚望海內治
經之士記曲臺論石渠者當如先生之邃於禮非徒
習其文而貴心知其意也道光十年嘉平三山後學
陳壽祺謹序

伊闕石刻錄序

造像鐫石昉於元魏衰唐中葉五代及宋雕鎪漸熄而龍門伊闕之老君洞賓陽洞萬佛洞古刻最夥金石家多未箸錄非特世尠看古之士亦以崖壁千仞攀陟險巇故千數百年遺蹟湮棄於荒煙敗蘚之中而莫之省視也非夫好之專而求之勇則其志與力均未足以致此大興方君彥聞博雅君子襟期伉爽擅晉宋駢偶之製善篆隸尤好金石文字片珉零鐰珎若瑰寶嘗游龍門宿六十日窮搜巖壑獲石刻若千種自魏太和七年至宋元豐二年所錄皆造像記

及佛經也末附元豐脩石道記元符政和題名五事
釐為八卷可謂富矣君嘗自言始平公姚公夫人兩
像記辨訂最覈按君據十六國春秋夏勝光三年魏
有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規武壷谷指元修義父子
之垂據兩唐書姚崇傳及宰相世系表崇子彝墓碑
析此碑稱崇父名字封爵子孫之互異誠精碻蔑以
加然其它博稽前史及諸傳記疏通證明難更僕數
余謂君之為此編厥美宏博請略陳之儒者𣊬排釋
氏其文詞擯弗道況流俗緇徒佞佛祈福之作扎然
自典午以降南北瓜分干戈雲擾大鼎屢遷迄於安

史之亂下民昏墊靡有甯宇困窮而誰聞控告富貴而日履危機莫不幸生畏死傷離亂而思太平相率歸依彼教顧詫大雄其賢者則如駙馬都尉赫連載之願王事無犯募兵李子賁之願蚤還相見情良苦矣其安者則覬生西方樂土又欲下生人間王侯長老甚則欲與彌勒同生蓮花樹下其祈禱則上自宮廷下及累世父母師僧且願恒河衆生拯脫貧乏由仁人君子觀之惻然憫世道之變人禍之亟衰而錄之未嘗不足以戢凶虐之萌垂戒往牒也郡縣析併寓目易紛輿地之學士訛所重君攷下桂即下邽比

陽即汾陽明唐即明堂郟城之屬汝州為城之屬趙州招義之屬豪州陽信之屬棣州分風擘流如指諸掌此非地形志之支流乎歷朝官秩史家疎漏又或紀傳踳駁罔有是正君攷楊大眼為安戎開國子非安成也袁翻為安西將軍非安南也戎昭將軍輕車都尉非魏官也左藏令之即諸署令之一也水衡監之即都水監使者也雍州豐潤府之為雍州三十一府之一也伏兜都督之如飛鴻將軍也城門郎也鄴侮副尉也立義都督也皇子侍醫也東臺主書也皆官氏志之所不備者也紀王慎之為雍州刺史也羃

味道之為同州司戶參軍也高光復之為太常主簿也阿史那暕之領左玉鈐衛也路敬潛之為兗州戶曹也鄭令同之為滑州參軍也趙諫之為左威衛東都副留守也韋利器之守秘書少監也姚意之封長沙郡公也皆列卿傳之所不備者也姚萬之為嵩子也劉元意之為政會子也武崇正之為攸暨子也崔元榮元祉之為清河大房元譽元敬昆季也崔暐之即崔佶牀父也皆世系之不見於史者也補其闕而糾其譌此非知人論世之所必資乎何氏姓苑賈執姓氏英賢錄久經亡佚氏族零落東晉以後裔姓尤

梦君致程道起等題名有荷道成衆祖懈安定王記有閻散騎思順坊老幼碑有餘慶及蓋珉妻釋呵邑欲經末有元爽退昌如意薩琛長其敦郎子允文殊碑有瀾殊毒里可某皆僻姓也州思九之州與魏書州泰而二藍田縣馬某妻騰與隸釋騰述而二淨土堂銘之賈慕思與風俗通賈遷而二爨君協之爨斯怯才之斯與吳志爨習斯從而二歌扇之歌謇思歸之謇見姓苑竹宏懿竹普頭之竹見廣韻此皆史墨所不能詳狀孫豹所不能辨倘增林寶鄧名世之書不足以資多識乎東京碑版名手如林貽明操選預

列冡冡君所録文章之美者孟廣達以孫秋生像記箸王友方以漁陽郡君佛龕記袁淳于敬一以洛陽鄉望父老像記顯孟利貞李孝倫以敬善寺石龕銘壯洛陽縣某以婁氏像記炫許乾左中孚以徐氏薛氏像銘艷其鉅公鴻筆袁翻則皇甫公石窟銘岑文本則魏王三龕記邱悅則大彌陀等身像贊張九齡則牛夫人像龕銘白居易則能禪師石室銘此與魏靈藏齊郡王洛州佛碑陽信縣令沙門琛惠燈靈覺和上諸篇皆詞采瑰麗蔥蒨遠宗任沈近轢王楊李昉章樵陳仁子之所未收傳之奕禩韻留簡中且象

靖既徂褚虞未出筆精墨妙雄秀絶倫而唐自文皇工染翰文學名家比肩朝宁責近鏤造鈎畫通神尤使釵股漏痕爲之色減者也至如大同之末譌替滋生北朝書跡鄙陋甚於江南洎乎金輪操柄僞制新體篆楷狂草雜錯行間印以魏齊僞周諸刻紕僻横生不可殫舉覯其變怪亦足以見一時風尚之惑也兩宋以來譚石墨者無慮數十家近日青浦莘編之纂陽湖訪碑之録耳目旁羅纂香尤㢈然如魏潛養之誤替卷法琢之誤汪琢周大益之誤同夫蓋慕容之誤慕容敏佛弟子某之誤軀西都仲容之誤殷仲

容洛州老人佛碑之誤繫於魏太和牲綵相仍烏焉互舛君一一諦審之其餘譌脫瘖㫰一明盖嘗竭離婁之目察蚑蜨之毫而後抉摘無遺絲髮畢具焉其爲昔人所未見而君獨覺得者百餘通得拓本而未見其刻者又數通猶自以爲尚多遺珠恨不及見古人亦恨古人不及見今非所謂好之專而求之勇者能之與嗟乎世人䏺金玉玩好博徵奇麗貪忮並生曾不知多藏之爲灾而璆琳琅玕山靈秘匿高峙羣巖鬼祗呵護出諸鑽筍神采煥發琦瑋呈露流播文苑希世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懷之者無罪傳之者

不朽庸非貞石之功臣藝林之勝韻歟夫歐陽趙洪
諸公則往矣後之君子其亦有樂乎此也

桂留山房詩集序

秀水朱氏之論明詩也曰嘉靖中元美才氣十倍于鱗名雖七子實一雄也余亦云然繼有作者嘉定四先生瞠乎後矣曠世逸才卓成詩史其惟吳駿公乎吾於 昭代之詩必以婁東為巨擘也寶山沈君夢塘生二公之鄉才藻清麗善駢儷文尤喜為詩於詩嘗推四部稿而心好梅邨道光五年來遊三山余始識之七年再至乃得盡讀其詩目駴心搖莫能名其一狀約而言之模範山川吐茹霞月造奇險之詞殫幽秀之趣此君詩之一異也落花篇江南吳宮花田

紅船圓卿諸曲縟旨綺思錦摛雲續音情頓挫蕩氣回腸此君詩之又一異也及乎西女行神弦曲補西山唱和曲絳雲舒卷風雨紛飛琅璈自拊飄然欲僊此君詩之又一異也題薊嵐示後錄弔周忠武嚴家兵王丞死難詩劉全姑詩遇忠孝節烈激昂豪蕩何其壯也至如三國志樂府讀明史雜咏西楚霸王墓吳山夾馬營懷古宋徽宗畫鷹韓蘄謝文節琴食明孝陵瓜挪水山莊撫今感昔抑又悲矣此君詩之又一異也其最者獅狗樓船爭船神魚東滂諸行吳淞口觀水師演礮劉家河訪故海道贈送萊臧及浩劫

歲暮漫興諸作憂國憫人勸善嫉惡之懷比興無端韻流簡外幾於大聲而疾呼此君詩之又一異也美抑如般倕之剞劂如陶旊之搏埴無施而不可乎其於元美駿公不規規求似然而神明氣韻可以獨步江東且無變而未有止也斯所為善師古人者乎夫士之以文章自命者必能躡前賢之踵武而循循然中道者也否則必不囿於風尚而落落然有以樹立者也以君之才假令當元美駿公之時牢籠英俊噓吸賢豪安在不足以震驚一世然君弱而舉於鄉齒將及強躓公車久　中朝公卿罕有知其名者以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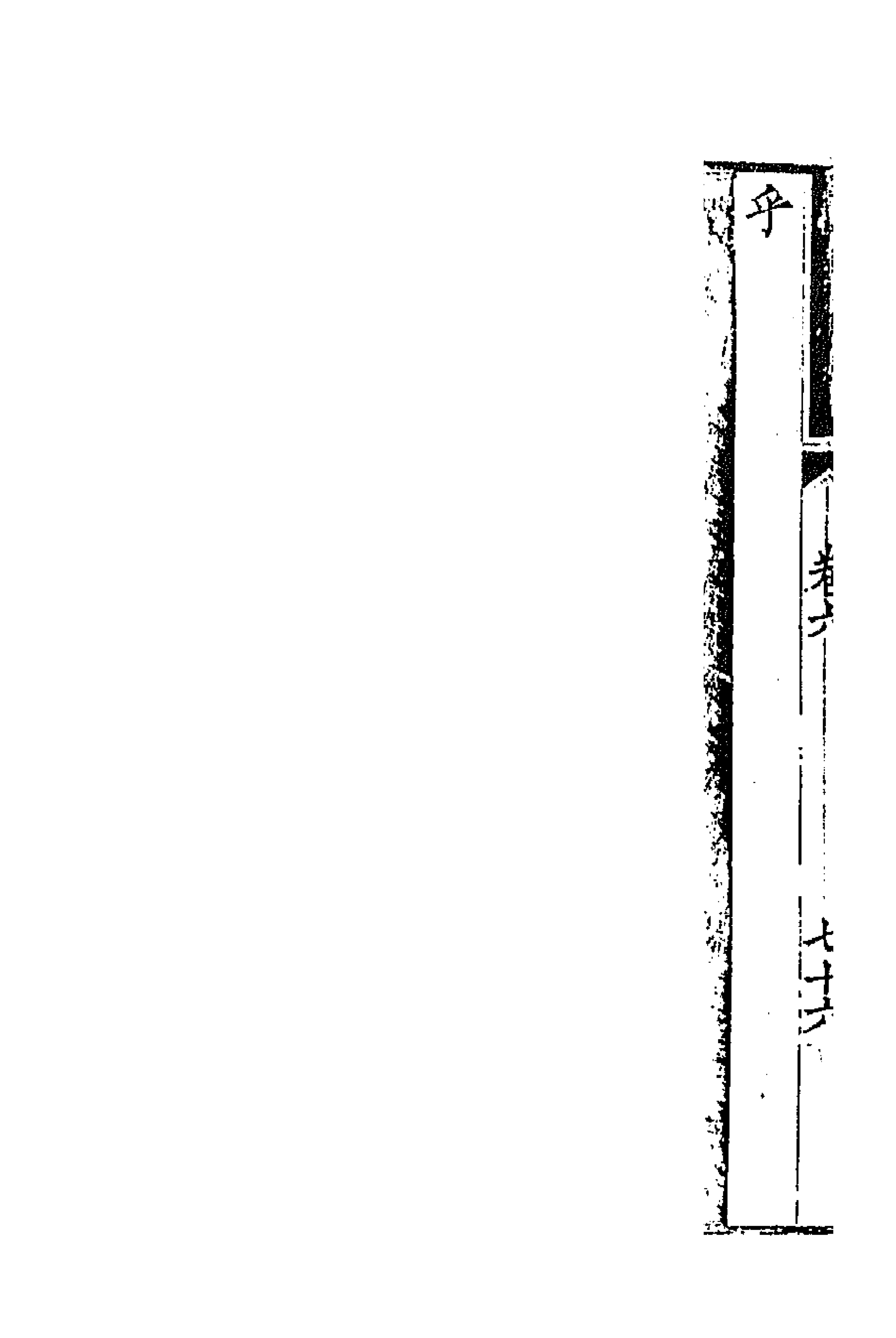
之汲汲於聲利者處此尠不易其所守矣君雖貧依人然愛吾鼎未嘗有所干獻於冠蓋之門噫嘻君之濯纓滄浪皭然埃壒之外者也誦君之詩宜有以知君之志矣

盥白齋詩序

余舊居城東隣唐瑯邪王祠之左西距百餘弓爲化民里委巷折而北又折而東長樂劉氏故宅在焉余甫垂髫則知劉氏尊宿有次北先生逆踰成童與先生之弟蔭蒼叔子克中偕游考功孟先生之門既而克中與余先後充秋賦入都同寓邸舍始得見所攜先生詩百餘篇風格蒼深爲之心折又數年閒與友人鄭涵山論詩涵山口盥白齋不置於是信者好之必有合也嘉慶七年余自京師請急還里一謁先生於郡學之前新第以足疾未能相見後以憂歸則先

生卽世久矣及余主講鼇峯先生之子克長克和皆從余游皆舉於鄉頃之以先生遺集請序受而讀之則曩之所賞心者咸在焉辟猶林泉巒壑歲月逾邁而蹤跡再經煙霞競飛蒼翠在眼其於境雖故猶新也先生詩最工者游姬巖諸作鑱刻獨造於少陵石匱閣鐵堂峽諸篇為近五言近體所謂秀語奪天縩善於繪難狀之景達難顯之情其它皆清健可誦同時林竹佃鄭西灑涵山各以詩鳴先生常與往還所為詩亦上下相角遂才情洶涌如越王石樽聯句足窺一班惜余幼卽知先生老而終不及識魯山徒由

其詩以想見其人也雖然先生以名進士宰江浦十餘年發揮政術宜箸於詩今攷其集仕外乃不少概見昔潘河陽陸浚儀謝永嘉宣城沈東陽其詩多與官職並傳而先生顧相反何也豈志勤於濟物事專乎安民而不肯屑屑爲詞人之業與夫用志紛則心渙役神勌則功曠元微之道出當陽奉命覆視縣囚其任可謂重矣而游三寺詩自言牽於游行不暇詳究其疎狂若是以是而言廢吏事而溺於詩與其輟詩而勤於吏事賢不賢相去何如耶余因叙先生詩慨然有感遂以復諸克長克和二子其亦不迂余言



劉薇卿詩序

薇卿始從余游龍峯嘗示余所為詩二卷余旣點定而歸之踰數年復持其詩乞序則所增與删者各十之二三矣薇卿之詩長於言情蔥蒨綿婉方日進而未有止也然余獨怪其齒僅踰壯而侘傺悲愴之詞輒不自勝者何也薇卿十數年以來緯繣坎壈疊嬰天倫之慼又連喪其幼子穉女奔走衣食自傷不得力於學以昌其詩其詩亦稍稍流於噍殺之音矣於乎以薇卿之遇之蹇雖達者惡能强抑其情哉是故牢愁怫鬱不能自已以及此也雖然情之過而馳也

罔有紀極雖神馬尻輪莫能窮其所至惟古之學道君子性其情而情治名教之樂不爲欲餒理義之甘不爲物奪貧賤患難之来將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豈其溺於升沈得失榮悴哀樂之中遂以身徇之者哉薇卿其宜善自治其情也自余友敖鄉鄙以来及門若尊甫梅友與薇卿皆以詩鳴尊甫才尤傑特然而南北僕僕疲於津梁卒不獲尺寸之階遂遭伯兄喪負累山積尚留滯京師不能遄返梅友丁內艱貧甚假館不足以育妻子尊甫崛强猶豪於詩梅友則無憀之極菁華亦減矣之二子者其視薇卿

之遇何如也然則詩信能窮人耶抑窮而後詩工然乎否耶薇卿若借鑒於二子則其怨平而其悲塞不必遠引屈憲季路東阿吳也

馮竹園三家詩異文疏證序

集攷三家詩自賈景伯始惜其書不傳張稚讓廣雅訓故多本三家詩而齊魯無徵獨韓詩閒可攷見耳陸元朗音義採韓異字異義又挂一而漏百皆學者之大憾也深甯叜掇拾零殘猶多舛誤鼂說之董彥遠等往往持論不根近世范家相則自鄶以下矣乾隆嘉慶閒儒者乃從事於此者衆然求其辨形聲覈詁訓未有如竹園此編之精博不[illegible]者也竹園持以見示留案頭數月未能研究其微因先綴數語而歸之余向亦畧有所記疲於文字之役久未卒業它日

稍稍次第雖疎陋不能閎深亦將就正於有道而不敢抱殘闕以自封也

蘇魏公譚訓序

同安蘇魏公以勳德文章彪赫有宋其集七十二卷裔孫鰲石兵備從浙中　文瀾閣錄副付鋟壽祺既謹序之又訪於吳門蔣氏借鈔宋本譚訓十卷重雕以廣流布寄示壽祺且督序謹案本書公嘗戒子孫曰吾宗自許公顯於唐其後仕本朝者七世忠孝文行士大夫以為名族汝輩宜慎守家法勿使廢墜又稱唐之盧柳善教子以嚴謹而薄晉之王謝惟以文華風雅相尚故取柳氏訓序令子孫皆鈔閱公之守義方而保世滋大有自來矣晚近卿大夫富貴功名

焜燿一代未嘗不規誨子姓冀繩其緒而後乃奢麗敗度世以凌夷欒郤而皁隷者紛如也否則為籍談為原伯魯往往忘祖而不説學雖號世家比諸面牆可勝慨哉公是編乃其長孫象先所録曾孫玭益之自朝廷故實以及家世舊聞凡三百餘事宋史援以入本傳者十數事其它石林燕語東坡志林容齋四筆通鑑長編事文類聚五朝名臣言行録咸多採摭博聞敦善世為天下則豈徒與顏氏家訓錢氏私志並稱云巳歟然是編自宋以後湮晦殆數百年而迄今再顯非兵備之聰聽祖訓蒐討不遺餘力曷以臻此

誦是編者知兵備之賢蓋以歎公之家範垂詒俾後
之人紹衣其德言雖百世弗衰於戲盛矣今兵備宣
力四方惟
天子使方將自家而推之　國循循然訓俗型民所
以踵前徽光先烈者焉有涯哉君子以為今之視昔
猶規之重而矩之襲也
案渭南集吏部郎中蘇君墓志銘初公從父有著
魏公譚訓者正議嘗以為有可更定而未及書公
卒成之藏之家塾又著魏公年譜一卷累歲乃成
是此編始於象先而成於玭正議者吏部父師德

也今本止錄象先讖語而不及玭非讀渭南文集者有知其詳者矣其年譜竟不可得然以公本集與自叙百韻詩循省編次尚可纂成鼇石廉使其有意乎道光十有三年癸巳春二月福州陳壽祺記

閩都記序

道光九載　宮保尚書孫公莅政之暇以閩志間闕與撫部韓公議設局三山延聘文學之士任編纂明年疏聞於　朝獨慨文獻霝落舊聞墜湮因博蒐前代載籍近者假之士大夫遠者借鈔於越中　文瀾閣及天一閣於是桑梓遺文雅記往往頗出而吳中梁芷林藩伯遂以明王應山閩都記來是書康熙末吾鄉謝文紹閣學所藏鈔本也文字譌脫不可勝舉又缺其中第七卷余展轉復假得東郊王氏殘刻本其第七卷適具亟令人繕錄且訂正諸卷舛漏補卷

首陳价夫等城圖數篇及鋟板姓氏而是編始完久之督府衛官卜君鳩貲付剞劂尚書乃屬壽祺序之棨應山守懋宣侯官人按察使應時參政應鍾之弟萬秝郡志稱其六籍百氏靡所不探詩宗大秝以春秋教授烏石武夷閒監司守令常式其廬懋宣食貧篤行未嘗干澤也徐興公與屠田叔書謂懋宣年踰八旬有二康健如故撰述日富著湖山紀勝後刪潤改名閩都記仿西湖遊覽志之例答林天會書謂吾郡太尊爲先輩王靜軒梓閩都記靜軒者懋宣號也郡太尊者仁和江鐸南昌喻政二守也田叔者都轉

運同知鄞屠本畯嘗預校梓者也今觀其書凡三十三卷紀首郡九縣福寧州二縣以坊市為經以山川寺院宅墓古跡為緯臚載題詠以佐之其例蓋倣於方輿勝覽所徵宋元明人詩今多遺佚其事實亦多郡志所未詳視淳熙三山志之附山川於寺觀正德漳州志之列山川於戶紀體裁之得失相去何如也夫志乘莫先於輿地輿地莫重於形勢今此書定方位審源委瞭如指掌使學者家有一編洵考古者討論之資不可廢也乾隆中　詔求天下遺書此編未收入　四庫度其亡已久然曩者潘敏惠志小西湖

曾秋滕志福州並援及之則海內豈更無善本流傳與懋宣又嘗偕林文恪預修郡志多所裁定別成閩大記五十五卷今殘闕僅存其半聞漳州一家有全本訪之終莫得其實而是篇幸獨見於世非尚書之力焉及此乎它日閩大記倘獲復出與是編並傳如延津之劍合浦之珠亦未始非藝林杉美談也

閩詞鈔序

詞選昉於後蜀趙崇祚之花閒集厥後花菴草堂踵事日增然或取唐末名家或取宋末遺民或輯南宋或採掇唐宋閒及元人未有專摭鄉邦之作勒為一編者有之惟　本朝浙西六家詞它未再見也閩中自宋柳耆卿以歌詞名纏綿旖旎善言情世與清真居士竝推至使西夏人重之謂凡有井水處能歌可謂盛矣其外如蔡仲道友古詞黃思憲知稼翁集張仲宗蘆川詞趙用甫虛齋樂府劉潛夫後邨別調葛紫清海瓊集皆卓然名家儕之蘇黃晁秦何多讓焉

而陳忠肅李忠定朱文公真文忠以千載儒宗碩輔靡不從事詩餘清新婉麗各臻其勝余嘗見黃石齋先生大滌函書未有雪堂豔二闋亦騷騷入作者之室文采風流至今未沫儒者亦何嘗斥綺語為俳優哉然近日吾鄉詞學失傳兩宋詞家學者或莫能舉其名是可慨也葉小庚太守善為詩兼工倚聲嘗編詞譜及詞韻六卷為詞家之圭臬復輯閨詞鈔五卷始於宋徐昌圖終於元洪希文附以方外閨媛凡五十餘家為詞逾千首以存桑梓詞人之梗槩其後郡詞則取於余所錄天一閣大全集多至百三十餘首

蓋諸家所未及見亦足徵網羅之富矣抑此五十餘家者其人類皆賢豪間而章質夫黃冕仲李似之呂季克王實之潘庭堅之倫咸歷州郡以政事著君頃將捧牒入都旦夕綰符竹秉麾幢所設施於其境內者豈徒文雅粉澤而已若陳了齋之青玉案所謂十分農事滿城和氣知稼翁之千秋歲所謂五馬徘徊地春色隨征旆劉伯寵之水龍吟所謂新春歌管豐年笑語者摹繪太平仿佛遇之它日仿黃叔暘中興以來絕妙詞例以所自作樂府續是編後庶無媿色也余雖老尚樂操筆而從之

古文尚書條辨序

東晉晩出古文尚書自吳才老朱子始疑之後之儒者疊加觝排迨我　朝太原閻徵君疏證出而其說大昌惠氏定宇江氏叔澐王氏禮堂繼之討論益精近日通人碩學莫不翕然尊信無異詞而金壇段氏若膺古文尚書撰異一編尤精且詳有志乎古者取數家之書熟玩而博攷之足以渙然冰釋矣然閻氏同時輒有與為抗難者毛大可之寃辭既以梅頤古文為真本朱長孺之埤傳又以孔安國傳為真本二書並著錄四庫豈非所謂過而存之抑亦如讞獄之必

具兩造不各竟其辭不足以辨曲直與學者束髮受經俛首帖括墨守唐宋以來成說先入為主而不攺其蔽窮老盡氣而不悟其非於此而欲拔趙幟從劉袒雖使霹板風馳霜鋒電激固未易挽如林之旅盡為釋甲之徒也要之是非自在天壤在善讀書而篤信道者知之耳長樂梁太常著古文尚書條辨八卷力攻閻氏盖寃辭埤傳之流亞而疾呼怒詈搤擊縱橫則又甚焉夫好紫者賤素論甘者忌辛自昔范升何休之儔私持所習尚不免黨同伐異忿爭讙譁况後人乎然而以講藝為鬥鬩之場以操翰為戈矛之

具尊經明道厥義何居觀夫汝南異義高密箴肓和而不同矜而不爭名德立言鄙倍斯遠奚必斥驪駒爲狗曲毒湯武於馬肝哉往見叔澐禮堂書中詆娸孔冲遠語多不遜心竊非之雖取其所長而不能諱其所短今於太常亦未敢違衷而附和也嗟乎晚出古文之興千有餘年於兹矣發疑於吾鄉之先賢論者方以千古卓識許之而反昏者復出於桑梓雖南轅北轍其勢不可復合然亦古今得失之林也而好學深思特立孤行之彥久久不絕於海濱是猶愈於末俗之依艸附木扣槃而捫籥後進者其亦有以蹶

然奮起也夫